

百年经典

中国青少年成长文学书系

李怡 / 主编

鬻毛

——
陈建功

不知是昨天夜里还是今天清晨下过了一场雨，现在天空还是灰蒙蒙的，太阳被融化成惨白惨白的一片，路面湿漉漉。行道树下，落着薄薄一层枯黄的叶子。

百年经典——
中国青少年成长文学书系

髻毛



陈建功
著



云南出版集团

YUNNAN PUBLISHING GROUP (Y.P.G.)



晨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髻毛 / 陈建功著; 李怡主编. —昆明: 晨光出版社, 2015.1

(百年经典: 中国青少年成长文学书系)

ISBN 978-7-5414-6468-3

I.①髻… II.①陈… III.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5704号



作 者 陈建功
绘 画 羊芳涛
主 编 李 怡
项目策划 李云华 程舟行 张国龙 李晴川
责任编辑 程舟行 胡志勇
责任校对 杨 薇
项目编辑 李 想
装帧设计 木 木

出 品 人 胡 平 安洪民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 晨光出版社
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发行电话 (010) 88356856 88356858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45mm × 210mm 32 开
印 张 6.5
书 号 ISBN 978-7-5414-6468-3
定 价 19.00 元

退换声明: 若有印刷质量问题, 请及时和印务部门(010-88356856)联系退换。

总 序

生命的生长与文学的阅读

李 怡

在为中学选编的“郭沫若诗歌读本”的“序言”中，我曾经表达了这样的感受：

“郭沫若的青春写作属于 20 世纪之初，在那样一个除旧布新的历史转换时期，留学东洋、目睹世界景象的郭沫若以青春的激情和自信勾勒着他理想的新天地、理想的新生命，没有这番激情就没有现代中国文明的动力；同样地，一个世纪之后，我们继续走到了一个新旧更替的关节点上，历史继续召唤着中国的青春代。但是，青春代是否都如郭沫若当年那么主动、自信和胸怀宽大呢？阅读今天的‘青春文学’，我们可以读到很多的敏锐，很多的聪慧，很多的感伤，而恰恰在这些方面，其实当年的郭沫若都有过仔细而深刻的表达，在他的诗歌、小说与自传当中，只是常常为一味‘逐潮’的人们所不知罢了；但是，平心而论，与当年的青春郭沫若相比较，今天的抒情却少了一份天狗的雄健、凤凰的昂扬与‘太平洋抒怀’的阔大与气势，新世纪的青春有理由从逼仄中冲决而出，从自恋中升腾开去，那么，回头细读郭沫若，或许就有新的收获、新的启发。”

这里道出的其实是我对当今青少年阅读状况的基本认识。追逐青春、享受青春永远也不需要理由，但是，什么样的文字最有资格成为我们青春的伴侣却实在大有讲究。郭沫若式的青春文学并不只有灵敏和感伤，更有雄健、昂扬与阔大，这就是文学经典的意义。

生命的成长需要它的伴侣，它的朋友，它的导师，而文学经典就是我们最好的同行者。

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记录的是那些曾经的“青春代”，一代又一代的生命和今天的我们一起梦想，一起失落，一起挫折，又一起忧伤和一起求索，他们的体温温暖了我们，他们的思考启迪着我们，他们的奋斗鼓舞着我们，于是我们也有了勇气、智慧和方向。

这样表述，并不是轻蔑和排斥当下流行的文字品种——青春写作、网络文学乃至各种博客、微博等等，而是提醒一个重要的事实：只有经过岁月沉淀的生命的记录才能够与我们的灵魂形成深度对话，才能够在一个更隽永的方向上释疑解惑，满足我们成长的需要。

那么，究竟怎样阅读这些文学的经典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则便是让经典回归我们自由的感受，让文学直接与我们的生命对话。作为这一原则的反面，指的就是教科书式的阅读和机械的理论搬用。

长期以来，在僵化的教科书学习中，我们已经逐步形成了一套“理解”文学作品的方式：在中小学阶段，那就是千篇一律的

“中心思想 + 段落大意 + 艺术特色”；到了大学阶段，也是各种理论概念的简单搬用，好像将这些教科书模式运用娴熟了，就“读懂”了文学作品。其实，这样一来，我们很可能恰恰远离了鲜活的文学本身，久而久之，甚至已经习以为常，再也没有办法打开我们的感受，真正进入文学的世界了。

今天，我们常常将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称作是“鉴赏”式的，以示其缺乏理性思辨的严密与知识概念的完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事实。然而问题在于，让我们产生如此强烈的理性思辨与知识概念崇拜的却是近现代以后的事情，是引入中国的种种外来理论的形态给了我们直接的启发，而就在这样的—个启发过程当中，被我们轻易抛弃掉的正是中国传统文论中弥足珍贵的基础：文学的鉴赏与解读。

现代中国的文学研究“超越鉴赏”、抛弃文本解读之后，试图直接进入理性王国的大厦，然而这个由别人的概念、别人的术语所建构起来的大厦却似乎并不那么听任我们摆布。特别是当外来的学术与思想一旦在政治形势的巨变中，缩小为某一类型的思想（如苏俄）之时，其消极性的一面便更加突出了。例如，在过去，我们总是在鲁迅小说中挖掘现代革命史的形象说明，将鲁迅的文学当作革命家论述的佐证，这样一来，鲁迅就慢慢脱离了文学的鲜活，成为僵死的历史说教。

鲁迅小说必然蕴含重要的社会人生主题，这一点似乎无可怀疑。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对于所谓“社会人生主题”的理解不

可过于狭隘，也就是说，“主题”往往存在于作家情感深处对人生的基本关怀，而不一定是当时流行的某些历史观念。鲁迅小说就是这样。过去的鲁迅研究，一味在现代革命史的长河中寻找鲁迅的“革命”意义。最后，鲁迅的意义只存在于教科书里的历史主题，似乎这些主题不存在于鲁迅小说就不能证明鲁迅的价值。政治家关于中国历史性质及近现代历史的论述直接被挪作鲁迅小说的主题，这些理解都大大地曲解了鲁迅，也缩小了作为“文学”的鲁迅小说的丰富性。例如，在传统的鲁迅研究中，人们常常提及他小说的“社会批判”主题，其实这就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判断。因为，仔细阅读鲁迅小说，我们就不难发现，作为鲁迅这一“社会”关注的创作，其中并没有中国现代化所必要的政治主题、经济主题与军事主题，尽管过去也有人不断将它附会于一些政治主题（如《风波》与张勋复辟，《药》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性等等）与一些经济主题（如《伤逝》与自由婚姻的经济基础问题等等），但事实证明都与鲁迅小说的文本逻辑相去甚远。从总体上看，鲁迅并没有致力于空泛的“社会批判”，如何提高和改善中国人的生存质量才是他“社会”关怀的核心。如果说他进行了怎样的“社会批判”的话，那么这样的“批判”也就集中于我们这个生存的环境是如何以种种的形式剥夺和扼杀人的生存权利，削弱人的生存质量的。

也就是说，鲁迅社会批判的中心其实就是对摧残人权现象的批判，鲁迅所悲哀的是中国人的“非人间”生活。

这样的文学阅读也就才与我们自己的生命关怀、人生成长联系了起来，文学经典也就成了我们亲切可感的对象。

本套丛书从生命成长的角度出发，精选近百年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作，时间跨越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我们看来，无论哪一个时代的经典作家，都无一例外地书写了生命成长的主题，而凝结于其中的种种喜怒哀乐与人生智慧，都能够对今天的青少年产生深刻的启迪。为了便于阅读，我们在编入每一种作品的同时，都附注了简洁的导读性文字。这些文字不是用来牵制大家的理解，相反，它们都力求在某一方向上打开我们的思维。青少年读者不妨将之与一般教科书上的讲述两相对照，细细品味其中的思想启示。

导读 从理想的询唤到现实的叩问 / 5

簪 毛 / 7

太阳石 / 135

导 读

从理想的询唤到现实的叩问

——《太阳石》《髻毛》对成长的思索

陈建功的这两部小说，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种时代特征不仅仅在于对社会风貌变化的敏锐把握，也在于对一代人成长轨迹的准确反映。《太阳石》完成于1984年，《髻毛》完成于1985年，此时整个社会的改革开放渐次深入，社会中的深层矛盾日渐明显，理想乐观的社会期待被沉闷的矛盾纠葛所替代。这种社会风气的变迁，深刻地嵌入到两部小说中主人公的成长轨迹。

两部小说中的主人公琅琅和卢森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都是出生在条件优越的家庭。琅琅的父亲是作家，“琅琅的每个寒暑假，都由爸爸安排得好好的。她去过北戴河，去过避暑山庄，甚至去过武夷山。爸爸常常接到外地的邀请。要么是去讲课，要么是去改稿，他常常带上她。这的确比别的同学幸运多多啦”。班主任郑老师说她的条件“在同学们中间是最好的了”。所以，参加翡翠岭煤矿夏令营的机会自然落到了没有那么多机会的金梅身上。这让

髻
毛



原本兴致勃勃准备去翡翠岭见“铁头”、青青兄妹的琅琅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她回到家后伤心落泪的一幕被爸爸看到，于是爸爸打电话给翡翠岭的孟阿姨，孟阿姨马上热情地邀请琅琅去玩。在车站，爸爸对琅琅千叮咛万嘱咐，让她一定不要坐过站。但琅琅却因为与车上的老爷爷下棋入迷坐过了三站。到翡翠岭时天已落下了黑色的帷幕，她只得跟着神秘的“窑哥儿夏令营”中的一员体验扒火车。在“铁头”家借住的时日里，琅琅渐渐得知了“窑哥儿夏令营”的秘密。她帮助“铁头”隐瞒“偷盗”矿上的矿灯、尖镐、铁锹的事情，并与“铁头”一起下矿挖煤。她暗笑自己“为了去不成煤矿夏令营哭鼻子的事。她觉得那真没劲，真的，没劲透了”！因为那个夏令营根本出不了煤，只是学校组织学生去煤矿上开眼。当她和青青看到“铁头”他们用从矿上偷来的工具真的能挖出煤来时，琅琅从心底里佩服他们的能力和勇气，还羡慕他们自由自在的生活。可是青青却跑回矿上告了密，导致“铁头”和“窑哥儿夏令营”受了处分，还牵连了张叔叔和孟阿姨。回家的路上，琅琅终于探知“铁头”对她态度冷淡的原因，是因为她借着爸爸和张叔叔的关系来参加了夏令营而顶掉了三斧。借着父亲的能力来翡翠岭使得琅琅开始觉得羞愧；列车上的棋局、扒车的冒险、下矿的惊险和惊喜也使琅琅发现了人性中的天真、淳朴。她原谅了“铁头”踢碎了钟乳石花，并兴奋地带回了自己亲手挖的煤石——太阳石。温暖的太阳石为琅琅重新照亮了自己的生活方向，她谢绝了张叔叔、孟阿姨的好意，独自离开了翡翠岭，“她



想了想，觉得自己这么做还是挺正确的。参加那明天开幕的夏令营吗，那是很简单的事。爸爸和孟阿姨已经给她安排好了。可是，爸爸、妈妈、叔叔、阿姨给自己安排好了的生活，未必是愉快的。而‘铁头’、三斧他们，也许，没有人安排他们，他们却也过得有滋有味儿——尽管他们时不时会捅点儿娄子”。凭借自己的努力得到的才是最美丽的，就如同太阳石一样，有着自己的热量。

小姑娘琅琅受了“窑哥儿夏令营”的感动，明白了不要在父辈的荫底下成长，而要大胆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但是到了陈建功 1985 年创作《髻毛》的时候，琅琅周围的温暖、纯真的环境——列车上的老爷爷、窑哥儿、父母的爱护在卢森这里全都消失了。主人公卢森两次考大学失败，再也不想考了，改变人生命运的唯有高考，但此路对卢森而言已经是遥不可及。不但高考失意，而且卢森本身对自己周围人所过的生活嗤之以鼻。卢森的口头禅就是“没劲”，他身上充满了玩世不恭的痞气。在他内心不但感受不到鼓舞自己成长的温暖人性，而且发现生活中到处充斥着虚伪：作为报社总编的父亲，开口思想道德，闭口革命理想，但年轻女下属汇报工作时偷偷摸人家的手；一面写文章讽刺“馄饨侯”，一面凭借权势营私自肥；芭蕾舞演员出身的母亲，更是俗不可耐，整天就知道在左邻右舍面前维持虚伪的幸福家庭的形象和自我陶醉的优越感；而卢森哥哥更是毫无廉耻，凭借总编父亲的特权到处捞好处。卢森不想过这种虚伪的生活，他想过一种不欺骗自己内心感受的生活，并能自食其力，不仰仗别人的施舍和恩惠。但

是当他真正为了挽回颜面而努力去挣八十块钱的时候，我们发现卢森也难以走出特权势力的家庭。这个时候，卢森不像马明那样，对生活感到不是理想空缺的空虚，而是感到自己无法左右生活的烦闷。

我们不禁会惊叹同一个作家的两个文本，竟然给我们提供了两个差异如此之大的成长故事。我们不禁要问：琅琅身上的热情、天真、明智为什么这么快地在卢森身上消失？显然在这背后包含着一个严肃作家对社会的深入思考。琅琅和卢森，就其根本而言，他们有着优越的生活条件，对他们而言，在成长中体验到某种人生意义显然要大于现实生存的压力，无论是琅琅的“没劲”还是卢森的“没劲”，都指向对人生意义的追问，这显然和来自底层的“盖儿头”蔡新宝们不同，蔡新宝们关注的首要问题是生存，至于所谓的人生意义倒在其次，所以他们具有超强的生存能力。蔡新宝面对身无分文的卢森，虽然自己是钞票鼓鼓的发廊老板，但是他知道卢森再穷，也和他不是一个阶层的：“你要想玩玩，哪儿不能去啊。人大会堂，民族饭店。让老爷子给弄张票，还不是一个电话的事？那才是你们去的地界哪。”对于这种森严的社会等级，卢森的哥哥概括得一针见血：“想干点什么事，不把老爷子哄转了行吗！中国还是老爷子的天下。”人生的成功不全是个人努力，“馄饨侯”和蔡新宝们对这点认识得很清楚。

从《太阳石》到《鬍毛》，显然标志着陈建功对社会思考的深入，他看到单纯的温情脉脉显然不能真正从根底上鼓舞一代人的

成长，一代人的成长不单纯是思想信念的问题，而是这个社会变革的问题。如果权力等级的森严壁垒不破除，个人的成长注定要陷入困顿之中而无法自拔。当然陈建功并不是将个人成长的道路都用严酷的社会现实来扼杀，他寄希望于能自食其力者，特别是那些高干出身的子弟，能有人生的自觉，能毅然将自己的成长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仰仗甚至寄生在这样的权势网络中。显然小提琴手李薇就是这样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的。她宁愿在菜市场的音乐茶座中挣钱来养活自己，她之所以这样做，作者给出了这样的理由：“有钱人的家里，不见得人人都有钱。更不见得人人都乐意去花那份钱。”小说主人公卢森，也是不愿意花这样的钱的主，但是当他被自己看不起的“盖儿头”雇用了一回后，他能和自己的家庭真正决裂而走上自食其力的路吗？李薇这样的高雅艺术者能在污浊的菜市场坚持自食其力吗？陈建功对此并没有自信，而是用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结束了小说：“明儿再说吧。”

从《太阳石》到《馨毛》，给了我们关照中国社会从“文革”结束到改革深入这一时段中个人成长的一个很好的历史样本。《太阳石》显然配合着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整合的期待。理想信念的确立建立在我们对历史的简单清理上，“文革”暴露的社会矛盾被简单处理掉，比如真正有能力的“窑哥儿夏令营”没有得到鼓励和宽容，反而为“成人意识形态”所批判、禁止；而无所作为、又不能锻炼人的形式主义“煤矿夏令营”反而得到了正统维护。社会体制自身的深层弊病并未被触及，随之而兴起的知识崇拜进



一步固化了社会体制本身的弊病。高考作为社会底层改变自身命运的唯一出路，成为个体仅有的选择，但我们看到知识并未释放出拯救个体成长的力量，反而是身份和地位的无形界限，当卢森们以玩世不恭的态度调侃老爷子们的时候，这些出身高层的子弟想用虚幻的人生意义来支撑自己的人生选择的时候，体制的力量依然将其紧紧地束缚在自己的网络之中，个体成长的道路依然漫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建功并未将一代人的成长故事讲完，而留下的思考空间，正是对后继者的叩问，一代人如何才能真正成长？

彭冠龙

髻毛

—

这个小妞儿骑着一辆橘红色的小轱辘自行车，飞快地从我的右边超过去，连个手势也不打，猛地向左一拐，后轱辘一下子横在我的车前。我可没料到这一手，慌忙把车把往左一闪，“咣——”前轱辘狠狠地撞在马路当中的隔离墩儿上。这一下撞得够狠，我都觉出后轱辘揪了一下，大概跟他娘的马失前蹄的感觉差不多。幸亏我还算利索，稳稳站到了地上。不过，车子还是歪倒在两腿中间了。放在车把前杂物筐里的那个微型收音机，被甩到了几米以外。

我拎起了车子，立体声耳机的引线和插头在下巴底下甩打着。那小妞儿回头看了一眼，停车下来了。她挺漂亮，

髻
毛



说不定是演电影的，身材也倍儿棒。穿着一条地道的牛仔褲，奶白色的西服敞着扣儿，里面是印着洋文的蓝色套头衫。她尴尬地微笑着，一手扶着车把，另一只手扬起来，道歉似的挥了挥，推着车走过来。

我他娘的当时也不知怎么了，大概在这么一副脸蛋儿面前想显一显老爷们儿的大方，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似的，向她摆摆手，让她走了。

别以为往下该我走什么桃花运了。是不是我又在哪个舞会上碰到了她，要不就在什么夜大学里与她重逢。我都没心思扯这个淡呢，直到今天我也没再见她一面。之所以要从这儿说起，是因为这一下子太坑人啦，她倒好，脸一红，眼一闪，扬扬手，龇龇牙，骑上车，走了。说不定一路上还为有那么个小痞子向她献了殷勤而扬扬得意。我呢，往下你就知道了，活得那叫窝囊，全他娘的从这儿开始的。

我没想到那个放音机会被摔得那么惨。尽管被甩得挺远，可它好像是顺着地面出溜过去的，我戴的耳机的引线还拽了它一下。它落地的声音也不大，外面还套着皮套。等我把它捡回来打开一看，我傻眼了，机器失灵了还不算，外壳上还裂开了好几个大口子。看来，即便送去修理，也